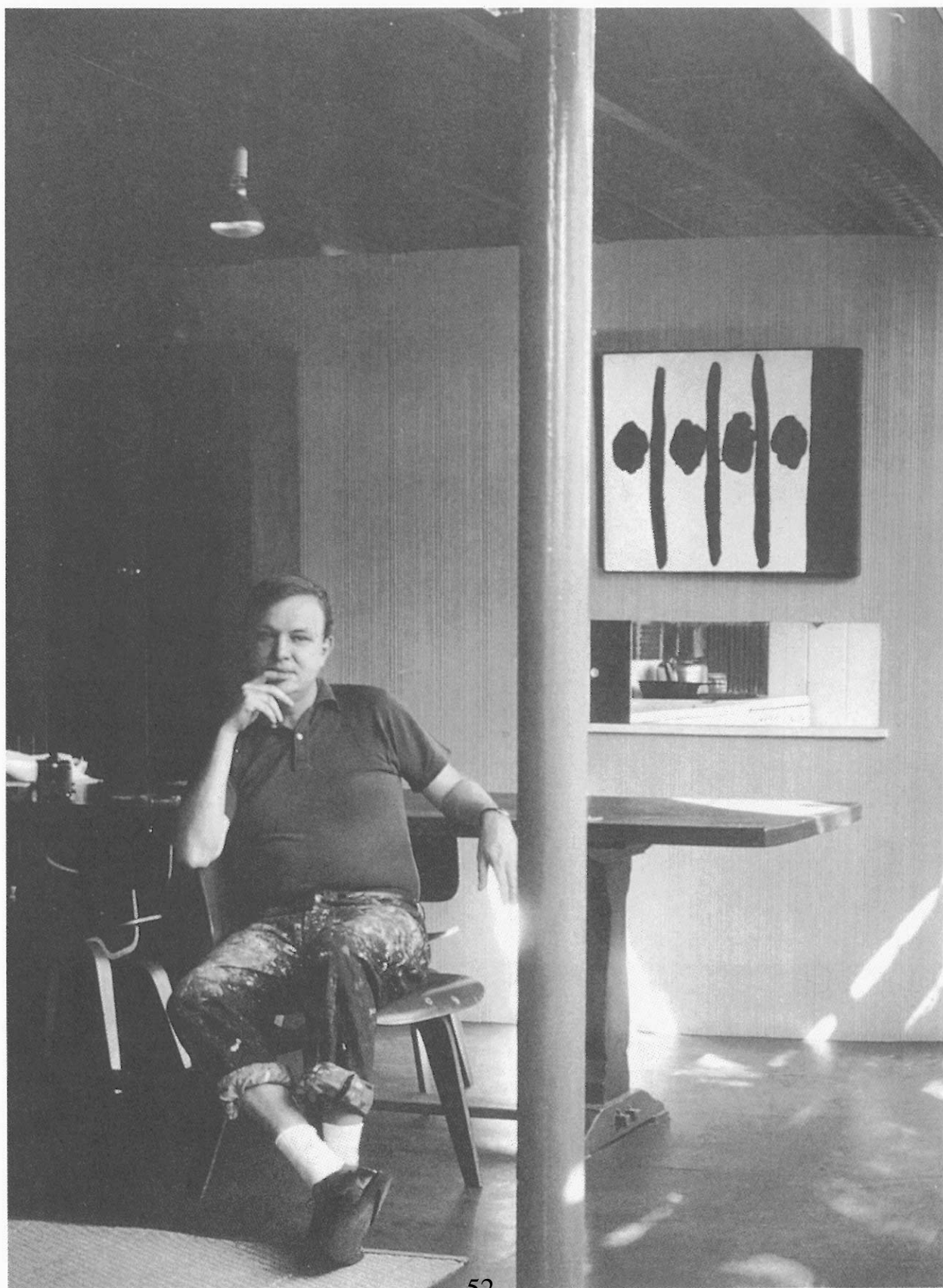


藝術春秋(8)

Robert Motherwell

羅伯特·馬瑟威爾



在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就很活躍的紐約畫派美國畫家中，羅伯特·馬瑟威爾（Robert Motherwell）可能是和歐洲現代藝術的傳統，保有最密切淵源的一位畫家。他雖然比帕洛克（J. Pollock）、德庫寧（W. De Kooning）、克萊恩（F. Kline）等同儕畫家年齡小一點，但與他們同屬美國戰後第一代抽象表現主義的重量級藝術家。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生於華盛頓州亞伯登市（Aberdeen）的馬瑟威爾，他的大學教育是在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完成，他研究文學、哲學和美學，並於一九三六年以「奧珍·歐內爾（Eugene O'Neill）與精神分析理論的研究」畢業於該校。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實習一段時間之後，馬瑟威爾於一九三八年前往法國作短暫的居留，對塞尚及立體主義特別有興趣；旋即返回美國，一邊在奧立岡大學教書，一邊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藝術史與考古學研究所修習博士學位，他的指導教授梅約爾·夏比洛（Meyer Shapiro）同時鼓勵他去畫畫。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馬瑟威爾和來紐約躲避戰火的歐洲超現實主義大師：恩斯特（M. Ernst）、馬松（A. Masson）、馬塔（Matta）、以及其他像雷捷（F. Leger）、蒙德里安（Mondrian）的藝術家，都有所接觸並締結深厚的友誼；一九四一年，他與馬塔前往墨西哥旅行，而於一九四二年放棄哥倫比亞的學術研究專心畫畫，是年他參與假紐約「懷特勞利德大廈」（Whitelaw Reid Mansion）所舉行的超現實藝術家展覽會之展出。一九四四年，於佩姬·古更漢（Peggy Guggenheim）所經營的「當代藝術畫廊」（Art of

This Century Gallery），舉辦他個人首次畫展；從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一年，他與藝評家哈洛德·羅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合作，出版一系列的「現代藝術文獻」（Documents of Modern Art），而一九五一年推出重要著作：「達達的畫家與詩人」（The Dada Painters and Poets）選集。

馬瑟威爾在一九四八年，和巴吉歐特（W. Baziotes）、紐曼（B. Newman）及羅斯科（M. Rothko）合力創設一家聯合工作室，是一所非正式的美術學校，稱之為「藝術家的主體」（Subjects of the Artist），一年後就關門，後來變成一個俱樂部，是紐約抽象藝術的活動重心。就在這個時段，他從事一些拼貼藝術的嘗試，也研發出「雙圓一線」的特殊圖像，成為他往後持續很長的《獻給西班牙共和國的輓歌》（Elegy to the Spanish Republic）大系列（作品編號1到100）的基本圖式。如果從時間上看，編號1是在一九四八年所畫，而編號100是在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五年完成，這個系列持續長達二十七年之久，可見該系列作品對馬瑟威爾來說是非常的重要，這絕對是他的代表作品。

目前要介紹的就是該系列的第34號作品：畫中「雙圓一線」的基本圖式，執教於巴黎美術學院的藝術史學家馬賀瑟嵐·普雷內教授（Pro. Marcelin Pleynet）提出一個假設，認為馬瑟威爾與歐洲文化關係密切，尤其對塞尚作品情有獨鍾，他一定看過塞尚在一八九九年為大收藏家弗拉賀（Ambroise Vollard）所畫的肖像，該肖像畫的左上方窗子有雙圓一線的不知名造型，可能因此招引他的靈感（M. Pleynet：Robert



羅伯特·馬瑟威爾 (Robert Motherwell, 1915-1991)

《獻給西班牙共和國的輓歌，第34號》，1953-54

畫布/油彩 203.2 × 254 公分

布法羅 (水牛城) 艾爾布萊特-諾克斯藝術陳列館 (Buffalo, Albright-Knox Art Gallery)

Motherwell, Daniel Papierski, Paris, 1989, p.40.)。

另外，也有人從自然型態的觀點來詮釋：認為在兩個圓形之間有一直線是指公牛的生殖器官，或指垂掛於樹枝兩旁的果實，甚至認為是馬瑟威爾放大的簽名字體 (cf. Robert Hobbs: *Motherwell's Concern with Death In Painting, An Investigation of his Elegies to the Spanish Republic, Including an Examination of his Philoso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溫蒂·貝克特修女 (Sister Wendy Beckert) 亦持相同的看法，她在其著作中表示馬瑟威爾是爲了紀念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的西班牙內戰而繪製這偌大系列的作品，並說：「畫中大塊下垂的黑色，狀似公牛的生殖器，使人聯想到以屠殺高貴的野獸告終的鬥牛之國：西班牙。(……) 黑色塊狀物波浪起伏處，帶著裂開、暗色的不祥細線。不看畫名也能感受到它是首輓歌。馬瑟威爾正在哀悼，但他的悲愴是很西班牙式的，哀傷中自有一種莊嚴的自制」(W. Beckert: *The Story of Painting*, Dorling Kindersley Book, London, 1994, pp.373-374.)。

馬瑟威爾自己又說：「這圖像的感覺—視覺的相同性—和體驗卡爾西雅·洛卡 (Garcia Lorca) 所寫的詩『哀悼伊涅奇歐·桑契·梅依亞斯』 (Lament for Ignacio Sánchez Mejías) 的感受是相似的。洛卡詩句的強度與其迴響遠超過鬥牛士的死亡，然而也許尚沒有超過西班牙之死」(H.H. Arnason: *Robert Motherwell*, Harry N. Abrams, New York, 1982.)。由此可見關於《獻給西班牙

共和國的輓歌》大系列作品的詮釋，事實上牽扯的元素是相當複雜的，不過，普雷內教授特別強調：「如果詩句是該系列作品的唯一指引，那麼詩中強調的『活力與時間』、『生與死』的語彙，不再是放在形而上的框架裡來談，而是擺在具體生理的領域而論的」(Marcelin Pleynet, op. cit. p.44.)。的確，時下有許多詮釋馬瑟威爾作品之所以有偏差，是因為企圖將此詮釋擺在形而上的範圍內來談的關係。

至於《獻給西班牙共和國的輓歌，第34號》的作品，比同一系列的其他作品更富於色彩，藝術家自己曾表明：「即使我在一九六〇年代所畫的作品色彩比較多，但在許多輓歌系列作品裡，以此幅色彩最多最特別。」(R. Motherwell 之語，1968，見 Marcelin Pleynet, op. cit. p.85.)

馬瑟威爾於一九六六年爲座落於波士頓的「甘耐迪聯邦大廈」製作巨大的壁畫；七〇年代一連串在墨西哥、德國杜塞多夫、奧國維也納、英國倫敦、西班牙巴塞隆納與馬德里等地舉行回顧大展後，獲得賓夕凡尼亞美術學院金牌獎、西班牙沙拉蒙加大學金牌獎、紐約市長榮譽獎、佩特波洛夫的《Macdowell Colony》榮譽獎，一九八八年更獲法國文化部頒發「藝術與文學榮譽勳位」的殊榮。■